

鄭

玄

（西元前一二七一—二〇〇）

賈 馥 茗



鄭玄（康熙時避玄為元，故清代版本中多作「鄭元」），字康成，後漢北海高密（後改為山東省膠州縣）人。順帝永建二年（西元一二七年）生。自幼喜讀書數等學，八九歲時能計算乘除。十三歲攻讀五經、天文、占候，十六歲有神童之稱。及至二十一歲，已博覽群書，精通曆法、數學、占算。為尋求名師，先到兗州，從前任刺史第五元學京氏易，公羊春秋、三統歷、九章算數；又到東郡，從張恭祖學周官禮記、左氏春秋、韓詩、古文尚書。後因山東一帶再無名師，聞馬融之名，於是遊學陝西，歷經七年，盡得馬融之學。因母老回鄉，躬耕事親，教授生徒，從學者達千餘人。同時註解經傳，聞名於世。後被徵為大司農，獻帝建安五年（西元二〇〇年）赴都行至元城卒，年七十四歲。

康成樸實好學，自幼已然。十二歲時隨母還家，適值臘會，在座者多為康成同年輩十餘人，盡皆服飾炫美，語言典雅，獨康成沈默寡言，似乎不能相比。鄭母私下責備，康成答以：「我志不在此。」其時康成為鄉嗇夫（秦官制，十里為亭，設亭長。十亭為鄉，設三老、嗇夫。），職掌查察鄉民善惡，分配徭役，扶助縣國，聽訟，並收賦稅。嗇夫的人選，須廉平而不苛擾百姓，得百姓之歡心，並

慰問民間疾苦，以安撫百姓；康成之受鄉里重視可知。然而康成志不在為吏，反常至學官處研問經傳，鄭父屢禁無效；終於辭去吏職，專心向學。

康成在馬融門下時，因生徒眾多，而採學長制，能升堂直接聽講者不過五十餘人，稱為高門弟子，其餘則由高門弟子轉而授業。康成在馬融門下三年，未曾得見馬融，而自行苦攻，晝夜不懈。後馬融集合諸生研求圖緯，聞鄭玄精於易數，破格召見於樓上，是為康成第一次得見馬融。古人計算天體者有三派：一為周髀，二為宣夜，三為渾天。宣夜已失傳。渾天之術，以為天形似卵，地為卵黃，天包於地之外，故稱渾天。周髀之術，以為天似覆盆，中間凸出，四周低下，即蓋天之說。馬融相信渾天之說。卻推解不出，召見鄭玄論及其久算不得的渾天術，康成一算便得，大為馬融賞識。康成就便請問所積累的疑難問題，得馬融一一解答。由是馬融稱贊康成的學識，並與其高門弟子蔣幹評論，甚至自嘆不如。至康成辭歸時，並執康成之手，勸勉有加。康成走後，馬融與門下弟子說：「鄭生回鄉，吾道得以東傳了。」馬融本出身貴族，頗有倨傲之意，而且不拘細節，獨對康成賞識，除贊美其學問外，尤重康成的人品。據說馬融在講學時，座後設女樂，以絳帳隔開；康成自得入堂聽講後，數年間唯專心聽講，目不他顧；所以馬融常說：真心向學而又端方正直者，唯鄭玄一人而已。後來稱教師為「設帳」或「設絳」，即由馬融開始。

康成家素貧，由其任吏職可知。回鄉後即租田於東萊，躬耕事親。黨禍起後，康成亦被禁錮，至靈帝末年，黨禍解除，方得解禁。後大將軍何進聞康成之名，徵召進京。康成本無意仕進，推辭不行。

，而州郡官吏迫於何進權勢，強逼起行。及入，何進見康成體貌秀偉，極為敬重，待以上賓之禮，並授與几杖。康成不肯居官，不受朝服，仍然穿著平民衣裝，對何進卻多所勸諫，提供治國之道。及見何進無意採納，遂乘便逃去，復回東萊，躬耕教學度日。

其後群雄蜂起，袁紹踞於河北，延攬才俊以自重。聞康成之名，遣使辟康成至軍中，並大會賓客，以示優寵。康成最後到，袁紹即延至上座。賓客見康成不過為一介儒者，而受袁紹如此推崇，不免既藐且妒，故意提出異端百家之說，有意難倒康成。康成一一辯解，溫和有禮之中，不失嚴肅，眾人才方折服。坐客中一人名應劭，亦為當時名士，向康成說：「先生學識過人，我乃前太山太守應中遠，願拜門下為弟子，如何？」康成應道：「孔夫子以四科（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）考校門徒，如顏回、端木賜等弟子，並沒有以官職自稱的。」意在指斥應劭自稱官銜的虛榮，並暗示對尊長自稱其字的不當。應劭大慚。於是袁紹推舉康成茂才，表薦漢帝以康成為左中郎將。康成不肯就，堅辭回鄉。袁紹乃設宴於城東，為康成餞行，並命賓客輪流勸酒，欲康成盡醉方能離席。賓客三百餘人奉命敬酒，從早到暮，康成飲過三百餘盞，始終言辭溫和，毫無醉態或失禮之處。

漢末黃巾賊亂起，至於青州。康成避難遷至徐州。徐州牧陶謙對康成優禮有加，備極尊敬，待以師友之禮。時北海太守孔融以為康成客居徐州，並非長策，屢次敦促康成返鄉。康成遂於建安元年自徐州回高密，途中遇黃巾賊數萬人，方將加害，聞說為經學大師鄭公，盡皆下拜，並相約不侵犯鄭公鄉里。因而東萊附近，得因康成而未遭黃巾擾害。

自康成初回東萊後，歷經黨錮與黃巾之亂，除避居徐州時，生徒不能相隨而散去，其餘時間，始終躬耕與教學，從學生徒由數百人增至千餘人；其中賢者如崔琰、趙商等，皆學有所成，平日與康成之問答，一部分載在鄭志中。黨錮解除後，弟子益眾，多不遠千里而來。康成教學之餘，專心注經，使古書之謬誤者得有校正，艱澀者得有解釋。古籍得以流傳，康成厥功至偉，其為漢代大儒，學問道德超出馬融之上，實非偶然。而鄭注古籍，為研究國學者所依據之資料，亦自有其道理。

康成學問不但有承先啟後之功，其好學的影響，並及於家人奴婢。據說康成家婢女皆讀書，尤其通達毛詩，有一婢觸怒康成，被罰跪在泥地上。另一婢嘲笑說：「胡為乎泥中（你怎麼會落到泥塘裡）？」跪婢回答：「薄言徒愬，逢彼之怒（一句話說錯，惹惱了他）。」二人都引用詩經語句，典雅而幽默，適被康成聽見，不覺怒氣全消，饒恕了犯錯的婢女。這件事流傳到後來，稱人家婢女常用「康成文婢」為典。

康成病危時，戒其子益恩說：「我家原本貧寒，數代皆靠人力以謀生。而我自幼好學，棄去謀生的嗇夫職位，幸得父母與兄弟的諒解，得以遊學東西，歷經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陝西等地，尋訪有名學者，從而執經問道，受益頗多。因而通達六藝，悉心研討傳記，時常得見珍貴書籍，明悉書數奧秘。四十歲後，才回到鄉里。以賃耕所得，奉事尊親。後因宦官擅權，遭禁錮十四年。遇赦後被舉為賢良方正，奉徵為大將軍（何進）三司府，公車再召，與相輔聯名。然我自知不適任公職，寧願講述先賢之學，整理百家殘缺之籍，以竭盡我才，故而數次皆未奉召。至黃巾亂起，又漂泊南北，終於得回

故鄉，也已到了古稀之年，健康欠佳。自認雖數十年向學，仍不免有疏失之處。你若能遵守禮典，仍然合乎傳家之道，我已衰邁，家事交你處理。我可安居以養性，深思以終業。除非拜帝命，弔問親友，遊覽風景，不願再出門跋涉。你掌理家務，卻無兄弟為你扶助，應力求君子之道，努力不懈；敬慎自持，接交有德之人，自不患不得聲譽；若立志向善，自能建立德行。若能因慎交、敦品勵行而得到聲譽，父母也與有榮焉，必須慎記勿忘。我雖未受官階，卻有謙讓之德，以注述而垂益後人，且以未曾貽羞於後輩為滿足。所遺憾者是祖父母墳塋未成。所愛的書籍已敝舊不堪，無法傳予真正好學之人；今已衰邁，恐無時間以償此願。幸生活已優於昔日，但得勤儉持家，便不致有飢寒之憂。你必須節衣縮食，勿貪圖享受，以增加我的遺憾。」

益恩於孔融為北海太守時，已舉為孝廉。及孔融被困於黃巾，益恩馳救，死於戰亂。益恩有遺腹子，手文與康成相同，因取名為小同，後與康成弟子撰鄭記六卷。

康成所注解的經傳，計有周易、尚書、毛詩、儀禮、禮記、論語、孝經、尚書大傳、中候、乾象歷。又著天文七政、論魯禮禘祫義、六藝論、毛詩譜、駁許慎五經異議、答臨孝存周禮難等約百餘萬言。康成歿後，門生將其答諸弟子問五經，依論語作鄭志八篇。

康成論著雖少，仍可連同其所注各書看出其觀點。如六藝論中對易的解釋：「易者陰陽之象，天地之所變化，政教之所生，自人皇初起。」「易，一名而含三義：簡易一也，變易二也，不易三也。故繫辭云：……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，此言其簡易之法則也。又云為道也屢遷，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

，上下無常，剛柔相易；不可為典，要唯變所適。此言順時變易，出入移動者也。又云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告以陳，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。」

康成以為詩是弦歌諷諭之聲。詩譜序疏中說：「自書契之興，樸略尚質。面稱不為詔，月諫不為諍。君臣之接如朋友，然在于懇誠而已。斯道稍衰，姦譌以生，上下相犯。及其制禮，尊君卑臣。君道剛嚴，臣道柔順。于是箴諫者希，情志不通，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。」

康成所注為毛詩。對隱晦者加以說明；對說法不同者，便以己意判斷，以便識別。所注尚書，係以馬融所傳者為本，乃古文尚書，據說原自伏生。古文尚書為後世學者疑係偽書；其真偽姑且不論，曾經康成研注則是事實。

康成以為禮乃是序列尊卑之制，以重敬讓之節。康成所注禮記，稱為鄭注禮記；注解簡約，而切中奧秘，為研究禮記者所必讀的資料。

康成解釋春秋意旨說：「春秋者，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。左史所記為春秋，右史所記為尚書。」又說：「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，指意殊別，恐道離散，後世莫知根源，故作孝經以總會之。」

漢朝繼秦喪亂之餘，古籍淹沒散失。儒者受授經學，多本七十子所傳孔子之微言大義。但因師傳不同，文字間不免差別。如三易即指夏易、商易、周易；三禮為周禮、易禮、禮記；三詩原為齊、魯、韓，皆失傳，後唯大毛（亨）。小毛（萇），藉鄭玄而得傳；三傳為左氏（丘明）、穀梁、公羊。傳說者或加以己意解釋，不免繆誤；康成秉其所學，在教授生徒時正誤指舛，故對古籍有存亡繼絕之

功。從他駁五經異義，可看出其學識獨到之處。如：「異義天號第六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，夏曰蒼天，秋曰旻天，冬曰上天，總為皇天。爾雅亦然。古尚書說云：天有五號，各用所宜。稱之尊而君之，則曰皇天。元氣廣大，則稱昊天。仁覆愍下，則稱旻天。自上監下，則稱上天。據遠視之，蒼蒼然，則稱蒼天。謹按尚書、堯命羲和、欽若昊天、總勅四海，知昊天不獨春。春秋左氏曰：夏四月己丑孔子卒，稱昊天不弔，時非秋也。」康成駁曰：「爾雅者，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，言蓋不誤矣。春氣博施，故以廣大言之。夏氣高明，故以遠大言之。秋氣或殺或生，故以閔下言之。冬氣閉藏而清察，故以監下言之。昊天者，其尊大號。六藝之中，諸稱天者，以己情所求言之，非必於其時稱之。浩浩昊天，求天之博施；蒼天蒼天，求天之高明。昊天不弔，則求天之殺生當得其宜；上天同雲，求天之所為當順其時。此之求天，猶人之說事，各從主耳。若察於是，則堯命羲和，欽若昊天，孔子卒，稱昊天不弔，無可怪耳。」

又異義云：「公羊說：天子三，諸侯二。天子有靈台以觀天文；有時台以觀四時施化；有囿台觀鳥獸魚鼈。諸侯當有時台囿台。諸侯卑，不得觀天文，無靈台。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。東南少陽用事，萬物著見。用二十五里者，吉行五十里，朝行暮反也。韓詩說：辟雍者，天子之學。圓如壁，雍之以水，示圓。言辟、取辟有德。不言辟水、言辟雍者，取其雍和也。所以教天下，春射秋饗，尊事三老五更。在南方七里之內，立明堂於中、五經之文所藏處，蓋以茅葦，取其潔清也。……」康成不以此說為然，駁之云：「禮記王制、天子命之教，然後為學。小學在公宮之左，大學在郊。天子曰辟

雍，諸侯曰泮宮。天子將出征，受命于祖，受成于學。出征執有罪，反、釋奠於學，以訊馘告。然則大學即辟雍也。詩頌泮水云：既作泮宮，淮夷攸服，矯矯虎臣，在泮獻馘，淑問如皋陶，在泮獻囚。此後與辟雍同義之證也。大雅靈台一篇之詩，有靈台、有靈囿、有靈治、有辟雍。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、在郊矣。囿也、治也、同言靈，於台下有囿為治可知。小學在公宮之左，大學在西郊，王者相變之宜。眾家之說，各不昭晢當然，於郊差近之耳，在廟則遠矣。王制與詩，其言察察，亦足以明之矣。
。」

康成為經學大師，其所以受重於當時，見稱於後世，從其立身處世、治學與教人，可以看出並非偶然。康成生具才稟，好學不倦，一經立志向學之後即百折不撓。千里求師，投馬融門下，雖三年不得見，而無改於從學之初衷，可見其向學之誠。公車再召，不居祿位，寧貧田而耕，安守貧窮，可見其守身之堅。數十年以存往聖之絕學、教後世才人為職志，可見其以教育為己任之高。故其所以為當時以及天下後世所尊崇者，固然由其終生注述教學，有功於存亡繼絕，而其堅守不渝不以名利為意之精神，實足為學者之典範，亦為師道之典範。